

鏊子

□ 徐义锋

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民俗展馆里收藏着铁鏊盘，倍受珍爱。近日拜读《枣庄人文与自然》中《枣庄人的煎饼情节》《煎饼糊涂》两篇文章后，深有感触，回味无穷。煎饼乃汉族面食。以山东为盛，起源甚早。研究枣庄食俗者，不可不查。

蒲松龄为其作赋

查阅资料，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曾为之作赋，名曰《煎饼赋》。详细阐述了煎饼的制式、用料、方法等，由此可知在清朝就有煎饼了。

1967年泰安市省庄镇东羊楼村发现了一份明代万历年间“分家契约”，其中载有“鏊子一盘，煎饼二十三斤”。由于“鏊子”的出现，我们可以确定，最迟在明代万历年间，现代煎饼的制作方法就已经存在。徐州博物馆馆藏的中心时尚大道地下出土的明代鏊子，也证明在明朝已有煎饼了。

隋代侯白的《启颜录》中记有“煎饼谜”条目，讲述了一段君臣间猜谜相戏之事，内容如下：“北齐高祖尝宴近臣为乐。高祖曰：‘我与汝等作

谜，可共射之，’‘卒律葛答。’”诸人皆射不得。动箭对曰：“是煎饼……”“卒律葛答”是北方少数民族突厥语，译成汉语是“前火食并”，这四字合起来正好组成“煎饼”二字；由此可见在隋朝也有煎饼。

东晋王嘉《拾遗记》：“江东俗称，正月廿十为天穿日，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，谓之补天漏。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也。”由此风俗可知在隋朝也有煎饼。

鲁南民俗展馆馆藏汉代鏊子一盘，为铁铸，厚约一指，直径60厘米左右，重约30公斤，比现在的鏊子要厚重得多。中心稍凸，鏊面边缘有一圈纹饰。有两个孔状提手，其

中一提手附在一腿上，设计合理、美观、方便移动。有三条腿，腿宽而高，增大了燃烧空间，用时无需在鏊子腿下垫上砖头等物。整盘鏊子有磅礴大气之感。此鏊为最早的铁质鏊子。鏊子是在铁器时代才形成的“鏊”字。《秦汉冶铁考》中中原地区的铁器化进程在约公元88年至220年前后日用器具中增添了鏊子。鲁迅先生在评论汉代艺术时曾誉之有“博大雄沉”之气。汉代饮食具确实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艺术特征。透出秦汉时期气吞山河，上九天究九泉的大气风范。烙煎饼离不开鏊子。这件文物表明，煎饼作为枣庄独有情钟的食可以追溯到东汉中期，已经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



母性的一个符号

监默在《枣庄人的煎饼情节》中说：“枣庄话管煎饼叫捻宁（音译），说起来像强扭的瓜，听起来土得掉渣。但这一擦一擦地躺在锅拍上，被男女老少骑着车子带到市场，又被形形色色拎回家的煎饼，却是枣庄人的天，是钢，是味蕾间的乡愁，是舌尖上的故土。”枣庄钟情的煎饼是源于鏊子的功劳。鏊子是烙煎饼的必要工具。枣庄人家家家户户都有。说起鏊子，总使人想到母亲，不仅仅因为大多女性使用鏊子烙煎饼，而是勤劳善良的母亲，像鏊子似的普普通通，但为了一家生计甘愿烟熏火燎，默默付出。在子女心中，鏊子就是家乡母性的一个符号或象征。

多少农家子弟、莘莘学子在外求学时，常常回家，为的是背些煎饼和咸菜，以备半月之炊。到了下个半月，他们又得踏上回家的路。他们骑着“大金鹿”出校门沿着柏油路一直前行，突然拐向了一条黄土路，它通往某个村庄。在村口远远看到自家院子里炊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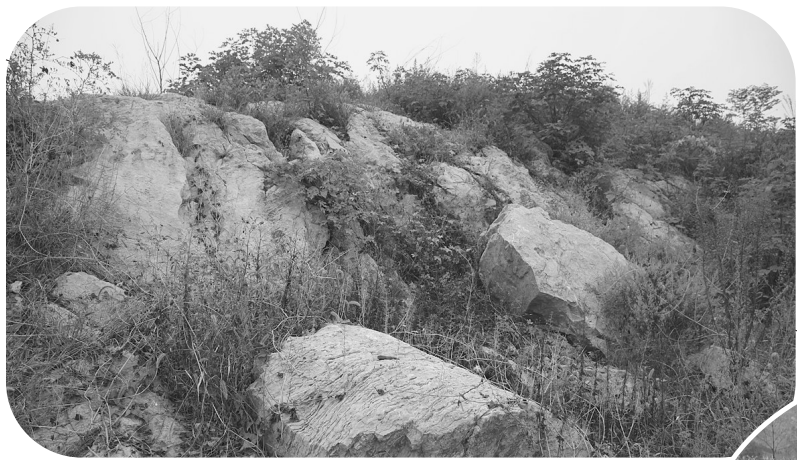
袅，母亲坐在鏊子前烙着煎饼，麦穗激发的火苗辉映着她黝黑健康的脸庞，密集的汗珠亮晶晶的像花朵竞相绽放。她手上忙着活，有时还要伏身鼓起腮帮子吹火，偶尔转来几声咳嗽声。母亲算准他们要回家，磨完面糊，一直烙到现在。有时候，母亲劳累一天，还要推磨、烙煎饼，冬天履冰踏雪，夏天汗流浹背。勤劳的母亲就像鏊子一样，承受烟熏火燎的活计，希望子女们像煎饼一样升华的芬芳。

莘莘学子一日三餐地取出煎饼攪成卷子，就着罐头瓶里的咸菜或酱豆儿吃，专注而满足。但凡背过煎饼的人，谁又能忘记那条通向家的黄土路，忘记那缕笔直上升的炊烟，许多农村孩子的人生，都是这么一趟趟往返“背”出来的，因此他们一生都有着不解的“煎饼情结”。母亲受着火热鏊子的炙烤，还有烟火腾腾的煎烙。母亲的爱就像将烧红的鏊子背到了身上，激励着他们挺直腰杆做人，奋发努力，不敢松懈。当他们有一天将根从泥土里用力拔出时，他们首先感恩的是像煎饼一样养大他们的父母，还有“热鏊子”对他们的激励。这些都是他们不能也不敢忘记的根本与源头。所以没有忘本的人，他身上一定有煎饼的气息，有鏊子的味道，也就是人味儿。

小链接

《煎饼赋》蒲松龄

煎饼之制，何代斯兴？渡合料豆，磨如胶饧，扒须两歧之势，鏊为鼎足之形，掬瓦盆之一勺，经火烙而滂澎，乃随手而左旋，如磨上之蚁行，黄白忽变，斯须而成。“卒律葛答”，乘此热铛。一翻手而覆手，作十百而俄顷。圆如望月，大如铜钲，薄似剡溪之纸，色似黄鹞之翎，此煎饼之定制也。若易之筱屑，则如秋练之辉腾。杂之以蜀黍，如西山日落返照而霞蒸，夹以脂膏相半之豚肋，浸以肥臍不二之鸡羹。晨一饱而达暮，腹殷然其雷鸣。借老饕之一啖，亦可以鼓腹而延生。若夫经宿冷羹，尚须烹调，或拭鹅脂，或假豚膏，三五重叠，炙罇成焦，味松酥而爽口，香四散而远飘。更有层层卷饼，断以厨刀，纵横历乱，绝似冷淘，汤合盐豉，未挂兰椒，鼎中水沸，零落金条。时霜寒而水冻，佐小啜于凌朝。额涿涿而欲汗，胜金帐之饮羊羔。奈尔东人运塞，奇荒相继，豆落南山，凝于珠粒。穷惨淡之经营，生凶荒之妙制。采绿口于椒榆，渍浓液以杂治。带黎烟而携来，色柔滑而苍翠。野老于此，笑得善于仲尼，仿缩葱于侯氏。桑双颐，据墙茨，啮啮琳琳，鲸吞任意。左持巨卷，右拾遗坠，方且笑锅底饭之不伦，仿五侯鲭之过费。有锦衣公子过而美之曰：愿以我鼎内之所烹，博尔手中之所遗可一乎？野老恍然，掉头不易！



▲曾经的幅军演兵场

说到名垂青史的黄邱山套，又不能不提及穆柯寨。黄邱山套有18座山头连绵而成，穆柯寨是这18座山峰中的第二高峰，和第一高峰、海拔306米的黑蛇山在北线分列东西对峙成一条谷口，扼守着进出山套的咽喉要塞。穆柯寨因其传奇色彩的浓重，在鲁南苏北地区颇负盛名。



▲穆柯寨万亩桃花峪

那山那寨那些事

□ 郑学富

穆柯寨在台儿庄运河南，离台儿庄不到20公里，与群山逶迤的黄丘山套连为一体。山不算高大，主峰海拔270米，却也是气势非凡，险峻异常。远远望去，山头连绵，林木茂盛葱郁。山下涧溪环拥，清流潺潺。沿一条曲折折的羊肠小道，来到山坡。山坡较为开阔，据说是古时演兵操练之所。山坡之上残留着石筑山墙，高约四五米，宽约三四米，显然这是古代一道防御工事。

在当地有个传说，穆柯寨是宋朝巾帼英雄穆桂英占山为王时所筑。传说当年穆桂英在此筑起山寨，高树义旗，杀富济贫，威名远震。山西北不远处有一村落，名曰侯孟，传说是焦赞到穆柯寨搬兵，不敢独自上去，在此等候孟良，故得名。侯孟村北还有一村落，名曰穆庄村。山西南脚有一村叫葫芦套，村中有一古树，高七八米，树干虽老空了，仍然粗壮繁茂，每到春天，开红花，这就是“降龙木”。相传原有两棵，当年辽国南下犯宋摆下天门阵，因天门阵布满毒气，宋军多次冲击破阵，都死伤无数，令主将杨六郎烦恼异常。

后来打听到天门阵的毒气非降龙木不能破解。杨六郎派杨宗保带兵飞驰穆柯寨借降龙木，才与穆桂英刀枪相见，阵前招亲。穆桂英锯了大棵降龙木随杨宗保去破天门阵，于是留下这棵小的长到现在。向导讲述声情并茂，十分逼真。后来，笔者在《台儿庄区林业志》查到这样的文字记载，“……罕见紫薇。此树生长于侯孟乡葫芦套村南地堰……树龄在500年以上，紫薇即‘百日红’，群众多称‘痒痒树’，树干年年鳞状，退皮一次。现全区城乡庭院虽偶有种植，但均成灌木状，长成这样高大者实为罕见。”（《台儿庄区林业志》第38页）

有关穆桂英在此占山为王的真伪且不论，但穆桂英大义凛然，忠君报国的故事却是家喻户晓。我们攀石援木，登上古寨墙。环山而筑的青石寨墙已是残垣断壁，可望楼箭垛依稀可辨，山寨里面残存片片断墙废墟，一些较大的石头上尚保留着许多臼窝和孔洞，这可能是当年插旗所用。目睹山寨遗址，眼前浮现一幅古战场的悲壮画卷：山墙连绵，旌旗猎猎，营盘星罗棋布，号角冲

天，马嘶人沸，拼杀鏖战……

“北汉王”刘平占据穆柯寨，替天行道故事是有史可查。刘平是山脚下侯孟村人，出身贫苦，在运河岸边当船工纤夫为生。清朝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捻军兴起，张乐行、刘天福率大军“一陷台儿庄，再攻峰县城”。刘平望风响应，揭竿而起。方圆百十里，一呼百应，星星之火，顿成燎原之势，一时聚众十数万人。因他们头裹红巾，便号红巾。刘平的中军帐就设在穆柯山头上，替天行道、杀富济贫的杏黄大旗高悬山门，迎风招展。他们攻城掠地，杀贪官污吏，赈济百姓。幅军起义，震撼了遥遥欲坠的清王朝，有力支持了太平天国，洪秀全下诏封刘平为北汉王。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清朝中亲王僧格林沁率八旗劲旅赶赴峰县，坐阵台儿庄指挥大军围攻山寨。面对清军压境，刘平镇静自若，指挥义军严阵以待，痛击清军。清军凭借长铳火器和大炮向山寨猛攻。幅军同仇敌忾，以一当十，用糯米滚石强弩飞矢，打退了清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击。血战数日，幅军一时名声大

震，搅得官府惶惶不可终日。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清将德楞额屡吃幅军败仗，龟缩在峰县城不敢出战，便派翼长索尔固善率师出击。索尔固善以骁勇剽悍闻名。他将重兵埋伏于运河岸边，派少数兵士挑战诱敌。幅军不知是计，轻敌深入，大败于运河岸边。刘平后来被叛逆卫兵杀害，幅军起义失败。后来，刘双印、牛闺女率幅军残部坚持战斗数年之久。

我们怀着慷慨壮烈的情怀，继续攀援而上，登上了穆柯寨主峰。峰顶南眺，四面群山，起伏连绵，层峦叠嶂，莽莽苍苍，这就是运河支队抗日根据地黄丘山套。北面俯视，但见大运河犹如一条玉带飘落在广袤的鲁南大地上，迤迤曲折。两岸绿树环拥，裂云排空；河面帆影点点，百舸争流。此情此景，令人豪情满怀，荡气回肠，浮想连翩，不由地想起当年陈毅元帅由华中赴延安参加党的“七大”，由运河支队护送经过黄丘山套，秘密突破运河封锁线，到达微山湖畔，在微山湖的渔船上吟咏的一首浪漫的诗篇：横越江淮七百里，微山湖色慰征程。鲁南峰影嵯峨甚，残月扁舟入画图。